

Der Tod in Venedig
迷失威尼斯

[德] 托马斯·曼/著 陶然/译

Der Tod in Venedig
迷失威尼斯

[德] 托马斯·曼/著 陶然/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迷失威尼斯/(德)曼著;徐建萍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104-3072-5

I. ①迷… II. ①曼…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近代

IV. ①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8273号

迷失威尼斯

作 者: 托马斯·曼

责任编辑: 杨 磊 兰 荣

封面设计: 孙丽莉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65千字 印张: 6.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072-5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733

目录

迷失威尼斯／1

托尼奥·克律格／67

特里斯坦／123

菲利克斯·克鲁尔／163

迷失威尼斯



自从过完五十岁生日后，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就以冯·阿申巴赫作为他的正式名字。二十世纪的某个春天的下午，他独自一人从慕尼黑的摄政王街的府邸走出来。几个月来，欧洲大陆阴云密布，形势险恶，令人惶恐不安。多年以来，作家在工作中一直保持着谨慎小心、果敢决断、精密周到、深入细致的态度。那天一上午紧张劳累、绞尽脑汁的工作尽管使他精疲力竭，同时又使他兴奋不已，直到吃完午饭，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激荡的创作冲动，或者按照西塞罗^①的说法，当时是思如泉涌。由于体力日渐衰退，他非常需要平静的午睡，但这种情绪令他无法安然入睡。因此，喝完茶后，他决定到外面走走，希望新鲜的空气能让他重新恢复精神和活力，这样晚上可以好好工作一会儿。

经过几星期阴冷潮湿的天气后，到了五月上旬，好像仲夏已经来临了。虽然英国花园里树木的枝叶刚刚泛绿，可是天气已像八月般的闷热，市郊一带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不过，奥迈斯特的一些道路比较幽静，他沿着这里的道路前行，偶尔驻足眺望一下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餐厅公园的景色。公园周围停着一些出租马车和华丽的私人马车。此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渐渐弱下来，于是他便穿过田野，从公园外围取道回家。他感觉有点累了，而且弗林公路上空又出现了暴风雨的征兆，便等着直接回城的电车载他回城。就在等电车时，他突然发现这个车站和周围完全被废弃，荒凉无人。不论在铺过地面的——那儿，电车轨道泛

^①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前 43 年，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著作家。

着亮光孤寂地向施瓦布地区延伸过去——还是弗林公路上，都看不到一辆车子。在石匠铺子的围篱后边，没有一点儿动静。石匠铺子里陈设着各种各样待卖的十字架、神位牌、纪念碑之类，宛如另一个杳无人迹的墓场。街对面是拜占庭式结构的纪念墓园，静静地立在微弱的余晖中。建筑物前面的墙上，装饰着希腊式十字架和浅色图案，上面镂刻着对称排列的几行圣经碑铭，内容均和来世有关；例如“他们正在进入天父之地”，或者是“希望圣光永远照耀他们”。候车的阿申巴赫专心默读和欣赏着这些字迹，有一段时间，让自己整个思维在这些闪光的神秘事物中徜徉。当从幻想中走出来时，他突然看到护守在阶梯口的两只圣兽附近的门廊里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外表看上去很不平常，这让他的思路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穿过青铜门从厅堂里出来，还是从外边悄悄地溜到这里的。阿申巴赫没有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只是认为更有可能是第一种情况。这个人个子不高，体态偏瘦，下巴干净无胡须，圆圆的鼻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头发发红，奶白色的皮肤，满脸雀斑。很显然，他不是巴伐利亚人：因为他的头上那顶边缘宽阔平直的草帽，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带着几分异国情调的远方来客。当然，他的肩上紧扣着一个普通的帆布背包，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罗登呢防水上衣，左腋下挟着一件灰色外套；他的右手里握着一根底部包有铁皮的手杖，他把手杖斜撑在地面，双腿交叉，下身紧靠在手杖上。他仰着头，突出的喉结从运动衫里露出的骨瘦如柴的脖子上赫然呈现出来；他那长着红睫毛的无光泽的眼睛凝望着远方，中间两条平直而明显的皱纹与他那个短而粗的鼻子相互映衬，显得格外滑稽古怪。也许是由于他站的位置较高，因此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大胆鲁莽甚至有点目空一切的感觉，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夕阳的余晖使他的表情有点扭曲，或者是因为他的面部有些畸形，比如他的嘴唇太短，从牙龈里露出一排长长的牙齿，在两唇间发着白色的微光。

阿申巴赫用有点好奇的目光凝神研究着这个外国人显然有点欠妥，因为他突然发觉那个人用好战的目光直楞楞地回瞪着他，充满着敌意，很明显是想迫使对方退缩回去。这让阿申巴赫略感尴尬，便转身沿着围篱慢慢走开，不再去看那个人。没过几分钟，他就忘记这个人的存在了。不知是那个外国人所散发的旅行者的气息对他的想象力起作用了，还是某种肉体因素或精神因素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惊异地发现内心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点混乱不安，同时滋生出想到远方旅游的幼稚的渴望，这种感觉非常新奇也非常强烈，以至于他把手背在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一动不动地杵在那里，思索着这种情绪和它的本质与目的。

这种意愿好像早已经被磨灭而消失殆尽了。这只不过是一种渴望旅行的情结罢了，没有什么。但它确实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强烈，令人心悸，甚至达到了幻觉的程度。作为他能够想象出的对人世间多样性的所有惊奇和恐惧的尝试，他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一片热带的沼泽在烟雾弥漫的天空之下延伸，雾气蒸腾、广袤无边。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荒野，到处都是泥泞的沼泽和死水。这块岛屿上落叶日积月累，形成了厚厚的毯子，到处都是巨大的蕨类植物，繁茂无比。在潮湿、肥沃和鲜花竞相争妍的丛林中，四处挺立着毛茸茸的棕榈树，还有一些奇怪的没有固定形状的大树，树根从树干上长出来，伸到水里面，或者露在土壤外，伸向各个方向，没有什么规律。发出恶臭的绿灰色泉水上漂着奶白色、碗状的花朵；肩膀高耸、嘴形奇特、双腿细长的怪鸟站立在浅水上，无动于衷地向旁边瞧着。透过巨大的芦苇丛，传来了咔嗒的磨擦声和呼噜声，好像士兵们正在装备武器；旁观者认为他感觉到了这块未加限制的、充满危险的荒野中温热且恶臭的气息，这种气息好像盘旋在位于创造和毁灭中间的地狱的边境。在竹林深处节节疤疤的树干中，他一度相信一只老虎正蹲伏在那里，两眼闪闪发光——他感到内心因恐惧和神秘的渴望而颤动。最终，这些幻象消失了。阿申巴赫摇摇头，又沿着石匠院落的围篱走了起来。

过去——至少从他有机会享受到遥远的乡村逗留的种种好处时起——他一直把旅行当做一种必需的养生之道，有时不得不违背心愿去享受一下。由于自我和欧洲人的责任感以及创作的重任压在身上，他忙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几乎无法拿出点精力和时间让自己成为享受外面花花世界的忠实拥护者。他完全满足于不离开自己的圈子甚至从来不必离开欧洲就可能获得地球上的任何知识。自从他的生命力渐渐衰弱，他的艺术家无法完成事业的恐惧感渐增时，他担心自己的时光已经耗完，工作即将半途而废时，他就几乎从未离开过这栋他将其视为家的城市以及他的乡村别墅，他在山区建造了那栋别墅，在那里度过多雨的夏季。

不过，很快，年轻时代养成的理智和自制力就把刚才那种心血来潮的念头给压了下去，他的内心渐渐恢复了平静。他打算先把自己赖以寄托的作品进行到某一阶段之后再去旅行，至于要拿出几个月工作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漫游，这个想法看上去太不负责任了，与他的计划相去甚远，根本不值得认真考虑。然而，他非常清楚到底是什么使他产生了这么深切的痛苦。那是对距离和新奇事物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求，企图摆脱重担、达到忘我境界的热盼——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企图摆脱工作和刻板、冷淡及繁重日常事务的一种渴望，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冲动。尽管他热爱这项工作，也愿意承担那种令人身心疲惫、日复一日的斗争。这是一场坚韧顽强、自豪、久经考验的意志力和与日俱增的疲惫之间的斗争，没有人能够察觉到，而他的作品中也流露不出任何灵感枯竭的征兆。但是，弓弦不能绷得太紧，也不能轻易地压抑这样强烈激发出来的愿望，而且出去旅游放松看上去充分合理。他思考着自己的工作，想到今天不得不中止的努力，就像昨天一样，即使没有煞费苦心，也没有遭到沉重的一击，你仍然不得不屈服。他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企图打开或解开这个疙瘩，但最后还是带着厌恶的情绪停了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令他精神怠惰的原因是情绪低落、踌躇犹豫，这种情绪表现为对事物永远无法满足。当然，在青年时代，这种不满足被看做是天才的特性和本

质，他一直试图控制这种情感，因为他知道人们容易因为接近完美或半接近完美而沾沾自喜、心满意足。难道这种被压抑的情感现在企图通过离开他来报复他，不愿再为他的艺术生涯增砖添瓦，同时还要夺去他在表现形式及内在含义上的一切快乐与欣慰吗？倒不是他创作出了不好的作品：由于经年的经验积累，他可以随时掌握自己的创作。但即使国民都崇敬这些作品，他本人却无法引以为荣，因为在他看来，他的作品缺乏充满热情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是欢乐的源泉，比任何内在的价值都有意义，能够为读者带来更多的快乐。他害怕在乡间度过夏天，因为在这个小屋里，他感到十分孤独，只有为他准备伙食的女佣和侍候他的男仆和他在一起；他也害怕看到熟悉的山峰和悬崖，它们会把他团团围住，使他透不过气来。因此，他很需要换个不同的环境，临时找个休憩的地方，呼吸一下远方的新鲜空气，汲取一些新的血液，让这个夏天过得稍微满意些，以便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来。这样，进行一次旅行可能会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不必走太远，当然不必走到有老虎的地方去。在卧车里度过一个晚上，在有趣的南方的任何一个平常地方度过三四周的假期，痛痛快快地休息休息……

就在他浮想联翩时，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渐渐逼近翁格勒街。上车时，他决心今晚专心研究一下地图和旅行时间表。在月台上，他突然想起看看刚才那个戴草帽的游伴，他的伙伴，因为这片刻的逗留让他做出了新的决定。可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他刚才的地方，也不在车厢或是下一个车站上。总之，那个人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出生在L城——西里西亚省的一个乡村小镇。他是一个高级法官的儿子，他的祖辈都是军官、法官或是行政官员，在为国王和国家的服中度过严谨、体面而朴素的生活。先辈当中只有一位的精神生活显得比较活跃——那是一位牧师；而诗人机灵和敏锐的特质则来自他母亲的一方。他的母亲是一位波希米亚音乐指挥的女儿，这也带给了他具有某些异国特征的相貌。官僚的朴实、责任感与热情、冲

动的结合造就了这位独具一格的艺术家的。他是那篇描写腓特烈大帝生活的伟大史诗的作者，这部史诗思路清晰、笔调鲜明、气势磅礴；他也是一位严谨勤勉的艺术家，精心创作了长篇小说《马亚》，这部小说形象丰富，人物命运多舛，但都紧密地归结到了一个主题思想上；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创作者，创作了伟大的叙述小说《不幸的人》，告诉应该心存感恩的年轻一代，即使达到了知识的巅峰，仍然可以保持道德上的坚定性。最后，这位作家创作了题为《艺术与智慧》的论著（他最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这篇论著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结构严谨、极富说服力，被评论家们拿来与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相媲美。

阿申巴赫从最开始就一心追求名誉，因而虽不早熟，但由于写作技巧高超，笔调果敢犀利，很早就表现出了出色的天赋。还是一名学生时，他已经名声大噪。十年以后，他已学会坐在写字台面前，用优美简练、意味深长的词句处理成批的信稿，表达其善意（因为一个成功、有威望的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要求），使自己的英名保持不衰。到四十岁时，尽管当时工作的压力与种种变迁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他还不得不每天处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

由于他的才能既不同凡响又毫无怪异之处，因此赢得了大众的信赖，也同时赢得了更具识别力的阿谀奉承之人及过分苛刻之人的信赖。从青少年时代起，各个方面的人都希望他能够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因而，他从来就没有年轻人的闲散无聊和疏忽大意。三十五岁那年，他在维也纳病倒时，细心的观察家这样评论他：“看，阿申巴赫的生活老是这个样子，”然后观察家握起左拳头，“但永远不可能像这个样子。”说完，他把手张开，漫不经心地从休闲椅上垂下来。这确实是事实，他并不是天生精力旺盛，只是由于职业要求才会老是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

遵从医嘱，这个男孩从学校回到家中，在家里接受教育。他没有同伴，只能孤独地长大成人，其实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这种人不缺少才能，但缺少才能发挥所必需的健康体魄。也就是说，这种类

型的人的才能很早就会发挥出来，但通常很难维持到晚年。不过，他最喜欢的格言是“坚持下去”——在那本腓特烈大帝的小说里，他从这位大帝的身上看到了这一格言的典范，认为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工作中美德的本质。同时，他非常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一些，因为他总是认为，一位艺术家只有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取得成功，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伟大、真正值得尊敬的人。

由于柔弱的肩膀上不得不担负起才华所赋予他的责任，而且他本人希望能够在這條路上有所建树并取得长久发展，因此，纪律对他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幸运的是，他从父亲的家族这边继承了这种素质。在其他人仍在纵情狂欢、进行着迟迟不能实现的幻想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严格自律的生活习惯，而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还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每天天不亮用冷水浸湿胸部和背部，然后集中精力，在烛光中将晚上睡觉时获得的创作灵感记录下来，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这也难怪，那些没有相关知识的局外人认为，《马亚》中的世事或者描写腓特烈大帝波澜壮阔的一生的鸿篇巨制，都是作者在某种力量的鞭策下一气呵成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作品来自作者每天无数灵感的片段。由于作者多年来一直凭着顽强的意志，坚持不懈地辛勤努力，呕心沥血，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奉献给他的创作事业，因此，这些作品无论从整体或细节来说，都表现得非常完美。这些都表明了他的这种美德的过人之处。

要想使一部不失深度与持久性的智力成果也能立刻发挥影响，在创作者的生活与同时代的广大民众的一般生活必须存在着深远的联系，或者彼此间能引起共鸣。普通民众并不懂得为什么会赞赏某个艺术作品。他们并不是真的有鉴别力，只是感觉作品中有无数的优点能证明他们对作品的喜欢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这种赞扬的真正潜在的原因只是同情而已。阿申巴赫曾经在一次不太引人注目的场合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真正伟大的作品来自各种各样的境遇中，来自忧患和痛苦、贫困、放弃、疾病、罪恶、激情以及成千上万的障碍。这不仅仅来

自观察——这来源于他生活的经验，就是他赖以生活和成名的规则，是他工作的关键。如果说这也是他的道德风貌和最值得纪念的品格特征，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作者的作品中，总是反复出现的他喜欢的英雄类型，对此，一位目光敏锐独到的评论家曾经这样分析：这个英雄应该是“充满智慧，有男子汉气概，宠辱不惊，危难之中巍然屹立，镇定自若”。这种说法美丽、充满才智、十分准确，但却有点过于被动和消极。因为在压力面前保持优雅远强于只是去忍受。在痛苦中保持着优雅的风范是一种积极的成就，一个确实的胜利，圣塞巴斯蒂安的形象是其中最美好的象征——即使在整个艺术中不一定是这样，但在写作艺术中肯定是这样的。让我们透视作品中的世界，可以看到：隐藏内心腐化堕落的一流的自制力，直到死亡时仍然窥探世界的衰弱的躯体；因暴躁和情欲而扭曲的丑陋依然可以将闷烧的火种点燃，化作一团纯洁的烈火甚至在美的王国中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即使身体虚弱无力，却依然能够从心灵深处获得力量，恢复活力，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衰退的民族在他的感召下虔诚地扑倒在十字架下；在做着空洞、刻板的工作时，仍然保持着亲切优雅的举止；充满欺诈和危险的生活；令人身心疲惫的渴望和煞费心机的阴谋诡计；想一想所有这些苦难和其他更多的痛苦，人们肯定会质疑，在这种产生于脆弱当中的英雄主义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英雄主义。什么类型的英雄主义比这种英雄主义更切实际、更符合时代的标准？古斯塔夫·阿申巴赫是所有那些辛勤劳作、心力交瘁、濒于崩溃边缘，但仍然坚持不懈的人们的代言人，尽管这些道德家们身材削瘦、生活窘迫，但仍然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和自己的聪明才智，使自己的作品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产生影响力。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是我们这一时代的英雄，他们在阿申巴赫的作品中看见了自己，他赞美他们，为他们唱颂歌——而他们则感激他，传扬他的名誉。

他曾经年轻幼稚，不识时务，屡次犯错，纵容自己，不论是在言语

中还是著作中，经常冒犯他人，违背常理，不够审慎。但他毕竟赢得了荣誉，而荣誉是每一个天才人物的内在驱动力，有人甚至说，他的一生都是有意识地、顽强地为荣誉而不懈努力，把所有的犯忌与讥讽都抛诸脑后，只是不停地努力攀登。

市民群众感兴趣的是生动活泼而不是形式完整、结构严谨的描写，但热情奔放的青年，却只是为作者提出的问题所吸引：阿申巴赫像任何青年人一样，热衷于提出问题。他崇奉理智，在知识的土壤上辛勤耕耘，收获了种子；他摒弃神秘主义，怀疑天才，对艺术嗤之以鼻——不错，正当他的作品令信徒们沉浸其中、充满活力、推崇备至时，他，这位青年艺术家，却对艺术和艺术家们有争议的本质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让二十岁的青年们大惊失色。

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比尖锐而痛苦的体会知识能够更迅速地让一颗崇高而有能力的心灵萎缩下去。确实，比起大师们深邃而果断的决定，年轻人坚韧不拔、苦心追求的目标显然不值一提。当大师发现这些知识会使他的精神麻痹、意志削弱，或者丧失体面、一文不值时，他就会否定它、排斥它甚至完全地忽视它。那篇著名的小说《不幸的人》不就是对当代颓废心理的大肆谴责吗？小说里描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软弱愚昧的无赖，挥霍无度，意志薄弱，因为胆怯而将自己的妻子推到一个年轻人的怀抱中，并将这作为虚度自己后半生的借口。

作者用颇有力度的语言痛斥了受遗弃的人，对所有道德上的犹豫不决表达了深切的痛恨，对自作自受所招致的苦难绝不同情，他认为那些同情的话语毫无意义，比如说“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这里开始的是“重新再现公正无私的奇迹”，这在作者稍后的一次谈话中表露出来。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思维模式。难道是由于这种“复活”，由于新发现的高贵和严谨，才使得他对美感的发现得到绝对的提高，使他在写作形式上变得高尚纯净、简洁明澈、结构合理，并且从那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具有了明显的名家大师和古典主义的风格吗？然而，没有知识的道德果

敢，没有消融或阻碍感的德行，难道不是又把世界和人们的心灵过于简单化，看成是非黑即白，从而导致了一种趋向，即只问什么是邪恶的，怎样去制止邪恶？这样，不是造成了形式上的两面性吗？难道道德和超道德不能并存吗——道德是纪律的一种表现，超道德甚至不道德则意味着对道德漠不关心，力图让德行屈服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管它会是怎么样！发展也是一种命运，为什么公众人物应该与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走相同的道路？当一种非凡的才能成熟起来，放弃放荡的过去，习惯清楚地感受智慧的尊严，接纳了充满轻率、独自承受的痛苦和斗争——这种痛苦和斗争降低了它在民众中的力量和荣誉——的孤独的道德观念时，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无穷无尽的奇思怪想是多么无聊，并经常去奚落它。除此之外，在天才本身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少风险、怨恨和放纵啊！随着时间推移，古斯塔夫·阿申巴赫的文章逐渐抛弃了早年的大胆直言的犀利风格和微妙清新的色彩，慢慢变得有些官腔和说教意味，变得一本正经、循规蹈矩、精雕细琢、形式规整，甚至有些公式化。像众所周知的路易斯十六的传说，这位年事渐长的作家在文体方面摒弃了一切基础和普通的字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教育部把他的一些著作选载到教科书中。当一个刚即位的德意志君王在“腓特烈大帝史诗”作者的五十寿辰为他授予贵族头衔时，他认为受之无愧，并没有表现出反感。

他四处奔波了几年，寻找安居的地方，后来，选择了慕尼黑作为永久的栖身之处。在那里，市民们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罕见的尊重，他一直生活在这些荣耀中。他和一位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家族出身的姑娘结婚，但在短暂的幸福生活之后，妻子去世了。他有一个已婚的女儿，没有儿子。

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中等身材，黑头发，不留胡须。与纤弱的身材相比，他的脑袋显得有点大。他的头发向后梳，分开处比较稀疏，只有鬓角处的头发浓密苍白，露出了皱纹密布、疤痕累累的高额头。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质眼镜，显出一副贵族气派。他的嘴大而柔软，有

时会突然紧闭起来；他的面颊狭窄满是皱纹，形状不错的下巴稍微有点裂开。变化多端的命运在他总是歪向一侧的额头留下了印记，不过使作家面容憔悴变形的不是繁重劳碌的生活，而是艺术。在这表情后，诞生了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关于战争问题的精妙的言论和巧妙的应答。透过眼镜疲惫地凝望着世界的眼睛，曾经亲眼目睹过七年战争^①期间医院中血淋淋的恐怖场景。即使从个人角度来讲，艺术是生活的升华，它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快乐，但也能更快地消耗快乐。艺术在它的信奉者面上镌刻着幻想的和精神上的冒险经历，即使在最幽静恬淡的气氛中，它也会产生某种一丝不苟、吹毛求疵、筋疲力尽、神经过敏，即使是最汹涌的激情和快乐也无法对它产生影响。

从那次散步之后，一些日常琐事及文学事务让这位急于出门的旅行者又在慕尼黑耽误了两个星期。最后，他让人准备好乡间别墅，以便四周内回来后可以住上。这样，在五月中下旬的一天，他乘夜车去了的里雅斯特^②。他在那里仅逗留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天便乘船去了普拉^③。

他所寻求的只是新奇的、与平常不相干的事务和境界，实际上这个目的非常容易达到。因此，他在离伊斯特里拉海岸不远的亚得里亚海岛上住了下来。当地居民衣着光鲜却很俗气，说着语调怪异的外国语言。面向着广阔大海的悬崖峭壁形态独特，引人入胜。但不幸的是，那里经常下大雨，天空沉闷，令人十分压抑，而且旅馆里都是目光狭隘、见识浅薄的奥地利人，几乎很少有机会与大海进行平静、轻松的交流，因为只有松软的沙滩才能真正让人享受这种感觉。这让他感到不快，他感到这里并不是理想中的目的地。他的内心焦躁不安，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他仔细研究了客船的行进路线，四处搜寻，突然，令他吃惊和期待的目的地展现在他的面前。当一个人想去看一些无与伦比、与众不同的

① 1756—1763年，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英国与法国的侵略政策与奥地利和俄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

② 意大利东北部港市。

③ 南斯拉夫港市。